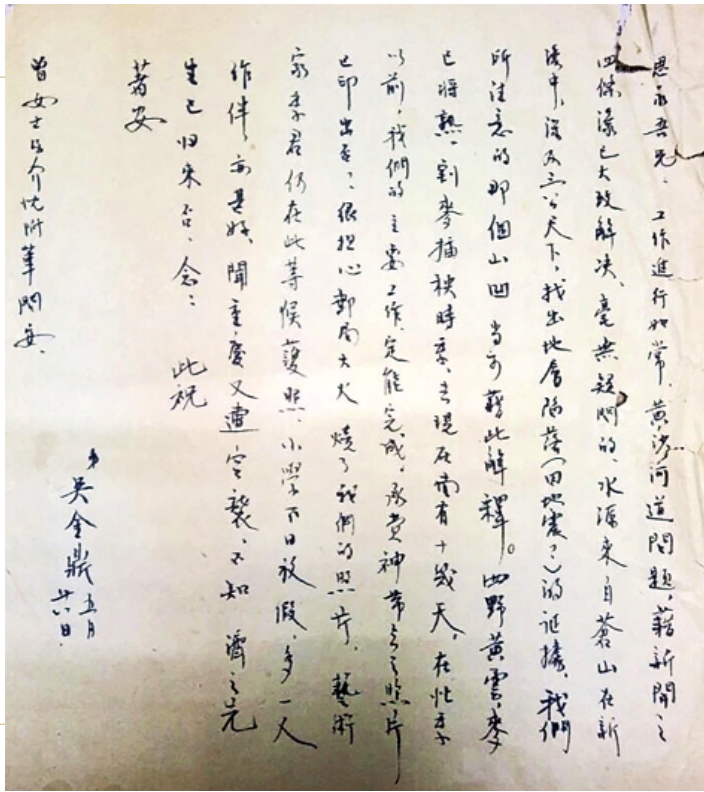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战进入后期，吴金鼎一直处在大后方，目睹国民党军队一直退守以及考古所需资金的严重不足，导致他转变思想观念，决定“弃笔从戎”。抗战胜利后又受母校委托，效力齐鲁大学，最后积劳成疾，逝世于新中国成立前夕。



吴金鼎致梁思永书信手迹。

经费难以保障 萌生投军意愿

吴金鼎归国后的突出业绩深受傅斯年赞许，予以高度评价。评级晋升时吴金鼎因为从事田野考古发掘，专著出版少无法晋升专任研究员。傅斯年为此与中央研究院有关方面协商，建议修改有关章程，在史语所中设置“技正”职称，该职称与研究员平级而略有差别，解决了吴金鼎晋升职称的困难。

可傅斯年万万没想到，1944年3月，吴金鼎突然来信，告知其弃文从武，终止考古，参加抗战。信中说，“所中经费，深能体会，数年来深感经济压迫，国家情形如此，现决意投军委会战地服务团，谅必能见允”。吴金鼎忽然要去抗战，如果都归结为爱国热情驱使，所谓“一向以民族大义为重，放弃自己喜爱的田野考古”云云，都不切实际。琴台发掘遇到的种种困难才是原因。

考古需要经费，但因为战争，史语所经费告罄，吴金鼎提倡节约，排除困难，也无力再支撑琴台考古走下去了。就连炊事一项都靠自理，他经常亲自动手推磨玉米面以粗馍馍度日。

吴金鼎夫妇独居，按说负担不重，但妻子王介忱无固定工作，平时为吴金鼎整理材料，帮着分类，从来不要公家的薪水。所以他们在四川的生活非常拮据，让他备尝米珠薪桂之苦。

面对国破民穷，吴金鼎再三思量，乃认清素日志愿，在今天情势下暂难实现，必待抗战胜利，一切有办法。故为现实自身之期望，为考古事业之将来，为个人身心之寄托，遂决意参加抗战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“我算想明白了，抗战胜利了，再考虑考古吧”。这是种无奈。

重返齐鲁大学任要职 因过劳罹患癌症辞世

1945年8月，抗战取得胜利，吴金鼎解除军职，本拟回史语所考古的他，突然收到母校齐鲁大学请其协助学校复员事。齐鲁大学抗战时期迁址成都华西坝，与燕京、金陵、华西、金陵女子四所教会学校居此，抗战结束各自面临迁回，吴金鼎立即赶过去效力。

行前，又一次向傅斯年请假：“函达胜利消息传来，实可喜可贺，现已呈请上峰乞脱军籍，谅可邀准，惟以母校齐鲁大学年来迭经风波，拟趁机略尽绵薄，谨此请求准予解除技正职务，等半年或一年后，再听命从事田野考古。”

可见，他还是想到史语所做纯粹的考古研究工作，他给同学夏鼐写信说：“自胜利以来，弟无时不在梦想着田野工作。俟一切安定，弟必及早返所陪诸兄再晒太阳也。”

重庆召开教育部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时，吴金鼎作为教育界名流、齐鲁大学代表参加，然后随齐鲁大学一道返回济南。

吴金鼎对母校一往情深，齐鲁大学没拿他当外人，这回更是拿他作为学校的招牌，接连授予他历史学教授、文学院院长、国学研究所主任，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、训导长、图书馆主任。身兼数重职要职的他，每天繁琐而忙碌，这种情况下，怎好脱身？

1948年秋天，吴金鼎在北平协和医院查出胃癌晚期，医院回天乏术，鉴于北平战事危急，解放军平津战役即将打响，病人又被护送回济南听天由命。1948年9月18日，吴金鼎在齐鲁大学辞世，终年48岁。夫人王介忱自始至终陪伴，病榻之前的她伤心欲绝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消息传到南京，好友无不垂泪叹息。这批与吴金鼎有很深交集的优秀的考古学者，其实都难说结局完美。梁思永自不用说，1954年4月2日，因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心脏病发作，1954年4月即在京逝世，终年50岁。傅斯年突发脑溢血病逝，终年55岁。

吴金鼎夫妻无后，但为我们留下了《山东人体质之研究》《平陵访古记》《摘记小屯逸西之三处小发掘》《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》《城子崖——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》《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》《中国史前陶器》等著述以及永载史册的城子崖考古经历。

本期图片均由张漱耳提供

本期参考资料：《安丘史话》《平陵访古记》《城子崖》《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》《图说山东龙山文化》。